

切入乡村肌理的生命体验

读陈集益长篇小说《金塘河》

潘江涛

先锋 作家陈集益推出的长篇小说《金塘河》(2020年9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切入乡村肌理,复活了发生在金华西部、少有人关注的乡村故事。无疑,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真切悲悯的生命体验。

陈集益是金华汤溪人,现居北京。其作品散见《十月》《人民文学》等主流刊物,先后斩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荣誉。

《金塘河》是陈集益的首部长篇小说,并通过爷爷、父亲、母亲以及兄弟仨共6个家庭成员的不同视角,系统还原生活在金塘河畔的陈家从1960年代至今半个多世纪中的家族生活,构建出一个家族丰富而坚实的历史样貌,呈现了每一代人的成长和老去。

小说不是纪实文学,说《金塘河》的故事真实可感,触手可及,相信不少人会有异议。就连我自己,阅读过程亦渐渐萌发一个疑问:我所在的吴村会不会像莫言笔下的高密乡、余华作品中的文城,子虚乌有?

去电征询汤溪朋友,电话那头竟然传来肯定的答复:吴村是莘畈乡的一个大村,四五百号村民姓陈而不姓吴。

疑问消解,心中难免窃喜。因为每个人心中都珍藏着一条河,那是永远流淌在心中的故乡印记。河流是有生命的。河流的命运,就是家乡的命运,河流的故事,就是家乡的故事。

人不能选择出生。在什么地方生长,也就接受那里的教育,诸如地势、气候、景物、风情等等,都是向他(她)心灵打开的课本。这最初的启蒙和熏陶,影响甚至左右着一个人的气质、胸襟和一生的命运。

有评论家认为,真实是陈集益乡村小说能够撼动人心的关键所在。只不过,这种真实不是机械照相,也不是复制自然,而是用文学的语言创造出来的,源于扎实的生活,但比生活的真实更为丰富,更有蕴含,从而更能直击人心。

《金塘河》我看得很慢。慢是一种生活习惯,也是一种学习态度。我佩服陈集益叙事状物的流畅、表现手法的娴熟和语言文字的机趣。只有慢,才能咀嚼、回味和吸收。何况,在陈家祖孙三代的那些辛酸故事中,我竟然看到了我们潘家的影子,又何尝不是虚构中的真实呢?

问题是,发生在吴村的乡土故事为何能轻易地移植到潘家庄名下?忽然想起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人天然就是政治的动物。(《政治学》)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的力量又是那么强大,有人追随,有人迎合。

陈集益是个故事能手,胸怀悲悯,巧妙地把政治埋藏在一个个看似荒诞不经却异常真实的故事中,让

人察觉不到一丝痕迹。譬如,饥饿和杀猪。

樟华是村里最有名的“饿死鬼投胎”,一天到晚喊饿,一顿能吃半锅玉米糊。关于吃的记录,最有名的一次是刚吃大锅饭那会儿,他一个人吃了八大碗米饭。

公共食堂吃着吃着就没吃的了。樟华因为吃了一种叫作“硬屎”的植物块茎拉不出屎,痛苦得整夜整夜号叫。有一回因为吃多了糠,三天屙不出一粒屎,肚子胀得难受,要人帮忙把屎抠出来。

天大地大,肚子最大。一旦无果腹,我(梓桐)甚至恨不得掰断锄把咬上几口,就是那种想狠狠咬死什么东西、咬出油汁来的感受。(《造水库》)

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陈独秀:《立宪政治与政党》)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也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然而,人的肚子是个无底桶。吃饱之后,还想吃好。于是,我就天天盼着杀猪。

猪是农家的“开口笑”和“合家欢”。问题是,那个年代,猪可以随便养,却有“统购统销”和“定点屠宰”两条“红线”管着,禁止随便宰杀。这也就决定了“流肥油”的命运,而对我而言,吃肉的胃口吊得越高,失望也就越大。

政治无须空喊口号。《金塘河》想要展现的不是战胜艰难生活、改变悲惨遭遇的人的伟大,而是从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中跳开,把195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政策演进被虚化为背景,人从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不再表现极端历史条件下的试验性品格。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读过《金塘河》的人大多会说,小说更像是作者的精神自传,故事里的每个人物都是作者的精神碎片。

其实,小说的本性是世俗的,也是及物的。说《金塘河》真实存在也好,说陈集益“真切悲悯”也罢,发生在吴村的6个故事,貌似以时间为经、人物讲述为纬,但真正的落脚点恐怕还在于土地。

务农重土,国之大纲。土地是农民的命根,也是国家的“饭碗”。种地为生的农人,最金贵的无异于土地。荒废土地,失去土地,无异于谋财害命。少时,常见村民因为田地地角发生争吵,甚至打架斗殴。在他们的眼里,劳动成果可以分享,自己的庄稼地,坚决寸土不让。

陈集益是大山的儿子,漂泊在城市间的一个多情旅者,白天在有序的日子里表演人生,夜晚,抱紧如约的美梦,以故乡为背景。这种对故土的孜孜矻矻,终于成就他的一场场文字的饕餮盛宴。从《吴村野人》到《野猪场》,从《制造好人》到《大地上的声音》,都是金华西部特定年代的乡村生活文本,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根脉,看到未来,看到自我救赎,也看到文化自觉。

萌发的善心

《昆虫记》读后感

施雨彤

午后,洒在书页上的金光暖融融的。偶尔有风在教室后门跑进,连着在屋内转了几个圈儿,又勾起我紧贴脸颊的发丝,顽皮地卷起书页的一角,便从前门溜走了。

指节间的水笔倒夹着,笔盖一下一下地敲击在书面上,伴着时钟的机械声,古板又无趣。

窗外,那棵粗壮的银杏乘着一顶金光,树枝间撒落的金黄缓缓流动。或粗笔重击,或细笔勾勒,鲜艳的色彩倒是赋予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突然,树梢间响起了阵阵蝉鸣,蝉毫不畏惧秋老虎的余威,反倒更卖力地鸣唱了。

是蝉吗?我悠悠挪开视线,左手不由自觉抵住额前,撩起碎发,微微眯眼,朦胧中,我仿佛看到了法布尔正顶着这般烈日,雕像般立在某处,见证那些不知名小虫的蜕变,或是用微颤的手慢腾腾地记着笔记。

我不禁想起他的《昆虫记》。在他神奇的笔下,小小的昆虫恪守自然规则,为了生存和繁衍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对三十多种昆虫的特点,进行深入浅出的介绍和细腻详尽的描绘,需要他多大的耐心,多久的观察?书上看似平淡无奇,甚至出现枯燥的数字,殊不知这需耗费着他多久的时间。

几种常识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死亡等的记录,本应索然无味,字字无情。但在法布尔笔下,昆虫世界

却是如此千奇百怪,生机盎然。

这位大人,这位昆虫界的荷马,人们称赞他竟有如此伟大的精神追求。想来也有无上的精神寄托了。所谓生活才是写作的源泉。作品不仅仅在传播科学知识,而是人们可以透过书页,能看出他对自然的热爱与尊重,看到他一丝不苟、孜孜不倦的治学品质。

应该还不止有这些。我晃晃脑袋,甩了甩酸痛的胳膊,继续想着。

对了!法布尔不仅仅是简单的记录,更是以人性来观察昆虫们的世界。研究的是生命的话态,生命的过程,生命与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生命与生命河的密切交往。作者将昆虫与自己的人生感悟融为一体,通过小小的昆虫折射出了人类社会,实在是让人感叹至深。是的,我们也不过是高级动物,也在努力进化中。这又何尝不是另一个动物世界呢。我们人类也和法布尔笔下的昆虫一样,都处在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之中。

无论是谁,在想到深层次的问题时,就没有一点感慨呢?更何况一生都在研究昆虫的人。相对复杂的人类社会,昆虫更为简单、死板。每当我们怜惜弱小者,愤怒那些残忍的猎食者时,总会产生着深深的同情,萌发着一种善心。歇会儿吧,非要细说,那必是穷其一生也说不尽的。

闭上窗户,隐隐的蝉鸣埋在笔尖里。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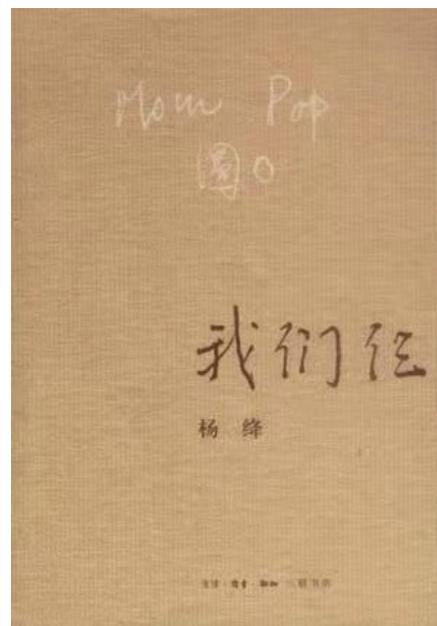


目光

《目光》是陶勇医生首部文学随笔,是一个医生的沉思录和成长感悟。

全书内容以陶勇医生的思想观点脉络划分为关于生死善恶、学习教育、从医选择、立世榜样等几大模块,同时穿插着陶勇医生在四十不惑之时关于自我的思考,金钱观、价值观的剖析,关于信任和大爱,以及未来对盲童和科研事业的规划与展望。

《目光》中,不仅仅是记录平凡生活的点滴,更是展现他从医二十年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患者和朋友身上以及书本里吸收到的能量。



我们仨

《我们仨》是钱钟书夫人杨绛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1998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4年后,杨绛在92岁高龄的时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丈夫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

融媒记者 吕鹏 整理



百村共读
 汇总入口
 精神共富